



御坏·残花不败

yuhuai canhuabubai

齐沫

著

Qi Mo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



御坏·残花不败

yuhuai canhuabubai

齐沫

著 Qi Mo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御坏·残花不败

齐沫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1

ISBN 978-7-5360-4961-1

I. 御... II. 齐...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1713 号

责任编辑:詹秀敏 李加联

技术编辑:易平

装帧设计:罗子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官侨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7 1 插页

字 数 610,000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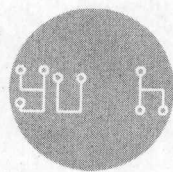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御坏·残花不败
yuhuai·canhua bu bai

齐沫
qimo

序 言

小女生写武侠，在颠覆中探求

■李国伟>>>>>

近年，涌现出一些写武侠小说的少年作家。写武侠小说的小女生，齐沫也不是第一个。之前的少年作家写的武侠，模仿多于创新。要么是走传统武侠金庸、古龙的路，要么跟上新派玄幻魔幻的步子。但小女生齐沫的第一部武侠小说《御坏·残花不败》却出手不凡，给了人一种另辟蹊径的感觉。

所谓武侠，就是以己之长来匡扶正义，解救公难，行侠仗义，维护和平。践行这种信义的人，就是大侠，就是大英雄。在武侠小说的人物塑造上，金庸、梁羽生是写侠的大者。后来的模仿者，比如一些少年作家，更多的是高大全假大空，偶像化、模式化、千人一面。

齐沫笔下的主人公帅无坏，简单且平凡得就像我们身边的小男生，没有任何雄心壮志，不会刻意去想保家卫国，不会刻意去想拯救武林，不会刻意去想消灭邪教，所期待的不过是懒洋洋地躺在太阳底下而已。齐沫颠覆了过往的那种概念，她所想表现的“侠”，无非是保护好想要保护的东西。所以谁都可以是英雄，也就没有所谓的英雄了。

已故数学大师华罗庚称武侠小说为“成人的童话”。童话是一种儿童文学，要求欣赏者要有一种“准儿童”的游戏心态。但成人毕竟不再是儿童，成人对游戏的态度与儿童自然天差地远。前者“以假为假”，后者“以假为真”。置身游戏之中可以发现游戏的本质意义——生命在一种既无自然束缚又无社会束缚的本真状态。

帅无坏可算是一个无自然束缚又无社会束缚处于本真状态的人物。传统武侠小说中的江湖（社会）人物，总是泾渭分明。非黑即白，非正即邪。这既不符合江湖人的本真，也容易一叶障目，不见南山，不能够在人性上做文章，令读者对社会对人生缺少必要的正确认识。

帅无坏因特殊的家境从小卷入江湖，在一日教这种规矩正道的门派下，他本身的灵魂仍然在被压抑中。因为种种变故，本来已经退出江湖，过着睡觉晒太阳的闲适日子，帅无坏，却是以一种正邪两不相容的姿态重现在江湖上。正派的大侠骂弃他如邪恶，因为帅无坏带领邪派的人不断杀害“正派”的大侠——伪大侠。邪派的人则认定他是自己的克星，对他防如家贼。

非正非邪（注意，不是亦正亦邪），一个人性化的江湖（社会）人，这就是帅无坏

的本真？

或许，在正统的，完美的“武侠英雄”被金庸以及他的后来者们推到极致后，《御坏·残花不败》的作者与众多的读者一样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他们开始想看到一些与完美不相干的偶像。

三

《御坏·残花不败》中的江湖帮派似乎也并非那么泾渭分明。正派大侠中，有阳奉阴违，说一套做一套的伪大侠；而邪派中，也自有身不由己的苦衷。

正如邪派中的圆脑袋对帅无坏说的：“莫非人有生下来就想与世为敌？莫非我们不想过安稳日子？”

另一邪派人物林鱼龙说得更直接：“这里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辛酸，都是一群被逼得血肉模糊的人，我们要活下来，只有这样。为了生存，只有和正派之人不断对抗。其实那些冷漠的杀手，往往是经历过最丰富的感情。谁说杀手无情，谁说邪派无义，不过是那些什么都不了解并以为自己高尚的人的嘴在放屁。”

非正非邪的帅无坏理解他们的苦衷：“邪教中人依旧可以以他们的方式存活，我说过，邪恶是永远消灭不尽的……”

既然消灭不尽，那么就要想出一条给予其生存，能控可导的方法。古龙就曾经说过：“仇恨、暴力不应该是武侠小说所宣扬的，以暴易暴也不是最合理的手段。最令人折服的力量是宽容、博爱、友善、微笑。”作者在小说中采用的方法就是让帅无坏当上了邪教盟主，并努力引导成正邪两派的融合。

这是作者在《御坏·残花不败》中对传统武侠的另一个颠覆。作者力图表达了在“宽容、博爱、友善、微笑”的感召下，正邪两派融合共处江湖这么一个理想，或者可以说是幻想。或许，这也是作者将此书命名为“御坏”的初衷吧。

我们无需争论作者的理想孰对孰错，这已经不是武侠小说能回答的问题，也不是文学作品能回答的问题，而是从有国家和社会开始时，有对人性本身的思考时就提出过，现在依然没有结果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在《御坏·残花不败》里却表达了一个写武侠小说的小女生对江湖、对社会的与众不同的独特想法。

这也正是武侠小说要取得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它比现实主义文学具有更自觉更到位的“游戏”意味，因而善于举重若轻，更彻底地解构了负载于生命之上的种种一本正经。所有的传奇都具有游戏性，武侠传奇就是一种文本中的游戏。武侠文学轻松诙谐，使人们的阅读不致沉重，内里它也严肃而认真，包含着人们关注于人类生存的问题探讨。

四

网络文学的泛滥，让武侠小说面临着不得不变革、求索的困境，如何保持武侠小说特有的内涵，如何选择性注入新鲜血液，《御坏·残花不败》的作者也做出了大胆的借鉴和创新。

作者在小说中不但传承了各类通俗文学，如侦探推理、社会言情、历史演变、滑稽幽默等小说的特长，也借鉴了影视、电游、漫画、网络文学的手法、技巧，在融合的基础形成了大创新。

“……绿衣人两手横空，食指突起，迅速绕起圈来，只见四周空气急剧显得挤迫，无数叶片突然在手指周围凝聚起来，纷飞舞动，突然越来越多的叶片，最终围成一个大圈，将两个人都包围进了重重叶障中……”

“只见一个身着黄色上衣的长相猥琐的人立于空地中央，身体周围发出一层一层的气，幻化出无数自己的影像，层层重叠，一时之间十分混乱，似乎整个空处都是黄色的影子，一下子占领了所有人的瞳孔，分不清真身……”

没有传统的写实，有的是影视镜头中的蒙太奇、旋转、移动和特写，读者在作者一枝妙笔的引领下，仿佛走进了电游《仙剑奇缘》和张艺谋电影《英雄》中的曼妙动感的画面。这些描写有别于传统的武侠套路，本来血腥暴力的过招，现在读起来却赏心悦目。

五

文学需要激情、敏锐和勃发的想象力，这几样少年人都不缺，只要有适当的表达能力，弄出个作品来，不算什么稀奇事。近年来，中国冒出了不少少年作家，其中有不少是像齐沫这样的小女生。尽管她们有相近的局限性，例如太网语化、文字功力、文化素养底气不够丰足厚实，言情倾向脱离现实，但却各有不少独特的优点。比如想象力、创造力的不受拘束，语言文字活泼等等，这是前代作家所欠缺的。假以时日这些少年成熟后必定会给文坛，尤其是武侠文学带来冲击。

我期待着。

李国伟

国家一级作家，编审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

广东省期刊协会副会长

广东省作家协会校园文学委员会主任

广东《少男少女》杂志社总编辑

目 录

cotalogue

>>>>>

御 坏 · 残 花 不 败

序言：小女生写武侠，在颠覆中探求 1

御一话：御之雅坏，残花不败 1

御二话：命运，猎猎作响 27

御三话：未成御形，心湖漫染 51

御四话：御之醒，饮笑盏 74

御五话：摧枯拉朽，净润之地 101

御六话：清魅花雕隐，玉兔初醒 122

御七话：净雅坏樱，云之惨烈 151

御八话：战，消弭波涛 182

御九话：拂狱之弦 206

御十话：不死之兔 230

御十一话：愁、仇四涌 256

御十二话：瞳灭花中 279

御十三话：沧桑流 303

御十四话：星云错位，笑经典 327

御十五话：温润情，樱过溢香 347

御十六话:香过,冗长渺远 368

御十七话:抱之尽头,芬芳落地 379

御十八话:空 398

御十九话:落花散尽,人各有命 411

御
本
御
芬
不
娘

1 末科中野麻由,对发言主支小 言白

1 御不芬娘,御不娘 言一御

2 御不娘,御不娘 言二御

21 御不娘,御不娘 言三御

24 御不娘,御不娘 言四御

101 御不娘,御不娘 言五御

132 御不娘,御不娘 言六御

131 御不娘,御不娘 言七御

183 御不娘,御不娘 言八御

200 御不娘,御不娘 言九御

230 御不娘,御不娘 言十御

226 御不娘,御不娘 言十一御

229 御不娘,御不娘 言十二御

303 御不娘,御不娘 言十三御

321 御不娘,御不娘 言十四御

347 御不娘,御不娘 言十五御

“神话就是留给他人破灭的。这个天下就算曾经是他的传奇，总有一天会变成我的经典。”

饮一杯霜露，任记忆在杯中落幕。芳华散乱的脚步，扰乱谁的清梦。爱无处，恨无出路。一起便是天涯，分离便是悬崖。沈淘儿捏着手中的骨瓷杯，眼神有点波澜，像无数蝴蝶沉落湖底不断奋翅的壮烈，庞观的动作，却很谧静；也有点坠静，像平静的湖面连草也不能吹斜的风，不动，却很活。

成都陶儿居的老板娘沈淘儿是个风华秀丽的女人。绝代的不是她脱俗的脸，也不是她细长透白的指，而是她绝代的秀发。薄而透，顺而秀，

这日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他是一个断了一只手臂的男人。他是被店的招牌所吸引的。他进店后，要了一盘切牛肉，一壶暖酒，便环顾店内四周。

沈淘儿正巧提了个男孩走了出来，边走边叫道：“你个死人你个死人你个死人死人了的死人死人啊！”

那男孩眼睛翻了翻，没甚好气，顺应道：“你个活人你个活人你个活人活人了的活人活人呐！活人是活着的人呐！”那男孩约莫九、十岁，头发一把顺束脑后，面容嫩净剔透俊朗，眼光里带着戏谑睿智的气息。

沈淘儿道：“你怎的和你爹一样？我给你取无坏这个名字倒是白取了。你还是坏，还是一个小魔星。谁碰你谁倒霉！”说完自己笑了起来。

无坏冷笑道：“别人都像他爹，我当然也像我爹了。莫非我还像别人的爹？”

沈淘儿笑道：“去去，你要是像别人的爹，那你爹肯定气死。”忽然口气哀怨起来道，“你爹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也是世界上最坏的人。你这坏东西，你若是学得他一般坏，我就一脚踢你出去。”

无坏心道：“你若是要踢我，我便走得远远的，让你找不到我。到时候你还要哭着爹娘把我找回来。那时我一定要你请我吃天九翅、黄金肘子、奶黄蟹羔才回来，让你把钱都花得盆朝地。”念及此处不禁嘲笑道：“要是我像我爹，你还不兴奋得恨不得和我赶快成亲了？”

那断臂的男客官听到此处，忍不住回头一看，目光到了沈淘儿脸上竟再也转不开眼。无坏瞥了一眼那人，笑道：“娘，那里有个人老在看你。怎么这么多人对你这个活了半辈子的姑婆还感兴趣？我看对面的小花妹妹倒比你漂亮得多。”

沈淘儿脸色大愠，怫然大怒道：“你这臭小鬼，龟羔子小王八，老娘怎么会比那个满脸脓包的小孩还要丑？”说完提起无坏就往他屁股打，直到无坏求饶后，这才回头去

看那客官。

待她看到那人的脸后，怔了一怔，微微诧异，随即淡淡一笑道：“哟……我们又见面了。你怎么跑来吃我做的饭了？”

那男客官微微一笑，却是“神针一笑胭脂红”孙女红。他们两个自然有着很深的渊源，十年前的传奇天下如今已经沉淀，也无需此刻捞渣，故事还是要继续的。

孙女红站了起来，看着无坏道：“他是你儿子？”

沈淘儿笑道：“对，是儿子。看来你现在连你儿子的屁股也没见着吧？我却生了无坏已九年了。”

孙女红也笑道：“无坏，莫非他便是帅子的儿子？那么我也成了他大伯不是吗？”

沈淘儿点头道：“无坏，看到没有，这个长相狰狞、邋邋不修的人要你叫他大伯。你叫也好不叫也好，只要记住他这个王八羔子的长相，就聪明得很了。”

沈淘儿这几年在成都开了家“陶儿居”饭馆，每日接待南北客人，文人武人不计其数。其中居多的便是些市井小民。以前她住在圣花居不沾尘埃，不懂世间杂乱。如今领了帅无坏在此做生意多年，口中也带了官腔或市井味，别人吵架的话都在心中磨成了墨，熟悉得像见到老娘一般。今日与孙女红见面，口中也不尽斯文。

孙女红心中生气，“哼哼”道：“我是王八羔子？你却以为自己真是圣女了？哪一个圣女口出狂言，满嘴粗俗的？”

沈淘儿怒道：“你这龟儿子怎的来闹事的？我哪里满嘴粗俗了？我看你才是满嘴粗俗，不堪入耳！”

孙女红也不甘示弱道：“你这龟婆娘怎的如此蛮横？我哪里是‘满嘴粗俗，不堪入耳’了？我这是英俊潇洒，玉树临风，你的眼睛若是有病，我倒可以施舍你一点银两去瞧大夫去。”

这一吵整个饭馆都静了下来。平日都是些客人在这里打架吵闹，却从来不见老板娘与人发生过冲突。今日一见平日仪态大方的老板娘与别人争得面红脖子粗的，都停下了碗筷。

沈淘儿忽然大声道：“各位客官，今日我们饭馆倒有一出好戏要给你们看了。你们面前这位长相丑陋、恶心、让人想打的人便是鼎鼎有名的孙女红小孙子。你们知道他为什么‘鼎鼎’有名吗？因为他的头顶有名。他的头顶为什么有名呢？因为他长相实在不堪入目，乃至全部人都知道他这个人的头了。今日老娘就要与他过上几招，若是瞧得精彩，就赏些银子，这里就和那些卖艺的抢抢饭碗了！”说完双腿一跨，左肘前推，反掌一压，轮空一圈，拍向孙女红胸膛，边打边道：“这一掌我早在九年前就想打在你身上了。我巴不得打得你的龟儿子、龟孙子全部翻了壳！”

孙女红右手一缩，五指箕张，反掌一抓，扣住沈淘儿虎口，沈淘儿左手上移，运力推开孙女红右手，左掌助风而上，一把扣住孙女红腰带，手臂一提便要抽出，孙女红右掌一劈，重重一压，随即滑至沈淘儿手臂之下，轻轻一抖，将沈淘儿之手打脱，又架了上去。心中却是奇怪至极，总觉沈淘儿功力不足，却始终说不上缘由。

沈淘儿一把抓住旁边桌上置筷的竹筒，手臂一抖，仙女散花般将筒中的竹筷尽数抖

了出去，孙女红嘴角一抬，抽出一排红针，“哗”的一下使开，刹时筷影针影天花乱坠。

没过一会散出去的竹筷竟全部给针穿透，钉在墙上，排列成七个大字——“神针一出帅哥到”。孙女红举手又想拿起一张木凳，沈淘儿斥道：“休拿我店中物品，否则毛你的龟子！”

孙女红一怔，不明白沈淘儿说什么。其实沈淘儿也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只是听多了也顺口说了出来。孙女红也回口道：“到时候我才要将你从头毛到脚，从脚毛到屁股，从屁股毛到尾巴！”

帅无坏在一旁见沈淘儿与孙女红打斗，只觉孙女红欺负自己的娘，忙跑进厨房，抓了一把辣椒粉出去，蹲在一旁等孙女红靠近，以便往他眼里撒去。

孙女红正想欺近沈淘儿，却听身后帅无坏喊道：“孙大伯，别回头！”孙女红不假思索一回头，只觉漫天灰尘投入自己眼中、鼻中、口中，辣得眼睛直流眼泪，马上知道中计，骂道：“臭小子！”

朦胧中只见帅无坏坐在桌子上，一脚踏在桌上，另一脚悬在空中荡着，满脸嬉笑道：“我早叫你别回头了，你怎么这么龟头？不听臭小子言，吃亏在眼睛里！”

孙女红只觉帅无坏此刻模样像极帅无相，口中喃喃道：“帅子。”沈淘儿听后也是一震。只见帅无坏身体一抖，忽然被人拎着后领提了起来，接着便窜窗而去。

沈淘儿一惊，大呼道：“无坏！”连愣的时间也没有，拔步跟着跑了出去。待她出得门去，只见熙攘的人群你来我往，却哪有那人的影子？沈淘儿心中咯噔一下，脚下一软，扶住旁边的门栏，口中不住喊道：“无坏，无坏，你这兔崽子，你快给我滚着出来。娘给你吃红烧猪蹄子、天九翅、黄金肘子、奶黄蟹羔，你快出来！”

孙女红跟着跑了出来，边跑边用布小心地将辣椒粉扫出来，才终于能睁开眼睛。此时见沈淘儿坐在门前，孙女红也不加多虑，施展轻功便在成都城内穿街走巷，也不知过了多久，城里也转了十多圈，却仍然找不到帅无坏的踪影。这才快步回到陶儿居，冲到沈淘儿面前质问道：“这是你儿子还是我儿子？你做母亲的怎么吓得只懂得蹲在这里不去追，还要等我去？”

沈淘儿瞪大眼睛道：“他是我儿子还是你儿子？你凭什么教训我？你为什么不去把你那个把子兄弟抓过来问问，他又何时尽了做父亲的道啦？你为何不想想，我若是追得了，我不早追了去？”

孙女红本想帅无相失踪多年，此刻寻得他的儿子，定能以此找他出来。此刻帅无坏竟突然失踪，直叫他大为失措，不顾一切骂道：“你还在找借口？你是圣花居圣女，武功高强，若比我早一步，怎么找不到人？你让我‘想想’，我便‘想想’给你看。当年不是你害得帅子武功尽失，他会突然失踪不见吗？若不是你，无坏会不见了他的爹吗？”

沈淘儿心中有气，指着孙女红道：“你这人合不合情理？我儿子丢了你还顾着追究往事？这算个屁股啊？我也‘想想’给你看。如果不是你的好兄弟，我会自废武功，连儿子也找不到吗？我会另传圣女之位，跑到这开个破饭馆吗？如果不是我，帅无相的命早已经被阎罗王推去投胎了！适才若非你故意退让，我这花时间又堆积起来的一点功夫又怎撑得住？”

这一句话出来，直塞得孙女红目瞪口呆，纳闷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沈淘儿眼睛一瞪道：“我就跟你算这账了！”说着便将废帅无相武功的原委，心伤至极自废了武功然后另立圣女跑到这开陶儿居的原委，为保护无坏不被人寻仇又加心学了些拳脚的事统统道了出来。

说完后，情绪激动无法平复，面色涨红，直喘气，这时终究还是哭了出来道：“我等他等了好久，在柜台上数着天数，希望有天他这龟蛋能听到别人在提到成都城时，提一提我这陶儿居，提一提里面有个身穿粉色衣装、头发极美的女人。这样他就或许能想起我，这样他或许会跑来指着我，质问我为何要废他武功……我每次想到这里，都会笑出来。他要杀了我，我又怎么会说个‘不’字？可是等了那么久，九年了，他没有来过。陶儿居的名声大得连宫里的太监也吸引来了，还是没有把他吸引过来。”

整个街道仿佛都静了下来，只听得到沈淘儿冷笑着的哭声，苍凉的情绪透进了人的骨子里，阴阴地散发出来，像一块冰一样封在那里，无法融化。

忽然沈淘儿又笑道：“孙女红，你又知不知道为何无坏失踪了我并不是很着急？因为我知道，倒霉的不是无坏，而是抓了他的人。谁跟了那小子，谁都会倒霉的。”

孙女红除了沉默还能说什么，有其父必有其子，帅无相的孩子又哪用怀疑。

事情却没有沈淘儿想的那么简单。帅无坏被那人提了起来后，迅速被塞进一个大麻袋中，然后提了就迅速离开，不留一点声息。

这人的功夫颇为了得，这扭身转体间竟不带一丝颠簸，转眼便奔出了城门。背着帅无坏，脚步却丝毫不怠慢。其轻功虽比孙女红略逊一筹，但时间却拿捏得比孙女红准得多，因而可以赶在孙女红之前出得城门。

待他离开城门几里之外的荒野之处，才将帅无坏放下，解开了袋口，让帅无坏自己爬出来。帅无坏闷在里面久了，早觉呼吸不顺畅，这时可以出来，自然欢天喜地。正欲爬出，却又想道：“这龟蛋把我掳了出来，看上去武功又不是龟蛋，这回又要我出去，不知道安的是什么心。我便呆着不出去，他也奈我不何。倘若他要把我抖下来，我便死死抓住袋子，要是实在不行才出去。”

那人见帅无坏兀自待在里面不出来，吼道：“你这小鬼快滚出来！我有事要问你。”帅无坏道：“我虽然是小鬼，但也没有那么多地方让我‘滚’出去。你有事要问我你便爬进来是了。”

那人咧嘴笑道：“小鬼头，我要是想害你你也活不到现在。对我耍小聪明是不管用的。你快出来吧。”

帅无坏却道：“我又怎么知道你问完我问题会不会杀了我？你要问问题我不用出去却是也能听到的。”

那人微愠道：“你这龟头怎么这么多话说？老子说了不杀你自然不会杀你。你再不出来我便一剑来个穿心葫芦，在你身上刺个大洞。”

帅无坏听到此处心里怕得要命，心想：“我出去还是不出去好？他会不会真的在我身上刺个葫芦？”但却说道：“你不会杀了我，你杀了我就问不了问题了。”

那人不怒反笑道：“你这小东西！”说着就往旁边一块黑漆漆的矮石上坐去，不再去理他。

待到了傍晚，月色投在荒野上，突兀的树上不带一片残叶，借着月光低到了凹凸不平的地上，折曲延伸，好生恐怖。

那人笑道：“好在你小子没有出来，否则此刻定然吓得哇哇叫。”

帅无坏呆在袋中，说道：“你自己心里吓得哇哇叫，却说我吓得哇哇叫。”

这时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那人神色一变，紧握鞭柄，直待来人一近便一鞭击向他天灵盖。帅无坏在布袋中瞧得清楚，便对那人大声道：“哎呀傻瓜，千万不要走过来，有人要把你的脑袋打得开花！”

来者果真停了脚步，夜幕低沉，自然无法看清来者相貌，只听他恭敬道：“阁下不必惊慌，只是你此刻坐的地方占了小可的位置。”

携了帅无坏的人听后松了松手，仍然警惕问道：“什么位置？”

来者道：“船（床）上的位置。”

那人又问道：“你要一脚踏两船？”

来者露出淡淡的笑容道：“我不会一脚踏两船，不过我有两只脚。”

说着两人哈哈笑起来，来人走了过去，两人一见面，双手紧握在一起。那刚刚来到的人激动道：“胡大哥，小弟可是想煞你了！”

帅无坏涉事不多，不明白所以然，不知刚刚两人说的便是会面暗号，心里嘀咕：“怎么两人变朋友了？”

那位胡大哥也笑道：“白老弟，上次一别我还道你已被那些峨眉老尼杀了。没想到今日还有相会一刻。真是欢喜得很。”

白老弟忽然怒目一瞪道：“大哥莫提，那日若不是我机警，现在真做了那群臭老尼的剑下魂了！”越说越气，遂一掌拍在胡大哥刚刚所坐的石头上，那石头立即被拍得凹下了一面。

帅无坏听得心惊，却从袋口偷瞧得胡大哥面无表情，心道：“那大哥的功夫定然比老弟的强。”

两人走了过去，坐在石头上。却见白老弟刚好坐在那石头凹处，似为他专门造的一般。帅无坏看了好笑，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顿觉不妙，忙捂住了嘴，兀自吐了吐舌头。

白老弟听得人声，这才记得刚刚听到了一把人声，不由豁地站起，拔剑便真的要来个穿心葫芦。胡大哥忙伸手架挡，情急道：“白贤文，不得伤他！”

白贤文道：“为何不得伤他？莫非他是大哥朋友？”

帅无坏吓得一身冷汗，连忙出来道：“我不是他朋友。但你能不能伤我！”

白贤文见是一个小孩，更是吃惊道：“为什么不能伤你？”

帅无坏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一理由，便笑道：“因为这个姓胡的说了不杀我，就不能杀我了！”

胡大哥大笑道：“没错，我胡一三说了不杀你，就一定不会杀了你！但我并没说过

不让别人杀你。”

帅无坏分不出是真是假，打了个冷颤道：“那你为何刚刚不让他杀了我？”

胡一三道：“我还没问你问题，又怎么会杀了你？”

白贤文好生疑惑道：“大哥，这小子是什么东西？”

帅无坏本想回道：“我不是东西。”却又觉不妥，忙改口道：“我是什么东西你就是什么东西！”

白贤文脱口问道：“我是什么东西？”

帅无坏忍笑道：“你和我一样自然是人。”

白贤文一笑道：“胡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小弟倒感兴趣得很。”

胡一三点头道：“这小子是谁，你可知道？”白贤文摇了摇头。胡一三道：“他是帅坏坏的儿子。我今日经过陶儿居，听见孙女红和他妈在谈话，得知他们口中的帅子便是帅坏坏，而这小鬼便是他儿子。”

白贤文吃了一惊道：“你这话可是真的？帅坏坏居然有孩子？大哥，这话可不能乱说。”

胡一三道：“我也不敢肯定，所以便抓了这孩子来问。说不定以后他还有用途。”

帅无坏心道：“我又不是你的东西，对你有什么用途？”便说道：“什么儿子不儿子，你才是我儿子！”

白贤文和胡一三不去理会。便听白贤文道：“事关重大，这事必须禀告教主。大哥，你快把这小子绑了，别叫他逃了去。”

帅无坏道：“我要逃还等你说吗？反正逃了也是被抓回来，我逃干什么？”白贤文道：“你这小子还算聪明。”帅无坏心中道：“是你蠢而已。”却不敢说出口。

胡一三道：“就这么说定了，明日一早，我们就送他到教主那里。”

帅无坏见他们要带自己走，心下恐慌道：“你们走你们的，干吗要带我走？你们究竟要带我到哪？”

胡一三道：“怎么，你这鬼头怕了？”帅无坏挺了胸膛道：“我就是怕又怎么了？我娘从小就告诉我，该逃跑就逃跑，该投降就投降。我就不明白，怕又怎么了？”

白贤文和胡一三对视相顾。白贤文道：“胡大哥，你看到了什么没有？”胡一三点头道：“帅坏坏，我看到帅坏坏。”

帅无坏道：“你们才是帅坏坏，我只有一个坏，哪来的两个坏？”

两人更是疑惑，胡一三道：“莫非你连你爹是谁也不知道？”

帅无坏道：“我娘每次提到爹都是说‘那个坏东西’，又怎么知道我爹叫什么。莫非帅坏坏是我爹？那他岂不比我还要坏？”

胡一三道：“屁啦！你爹智慧得紧，处变不惊淡定自如……”

帅无坏插口道：“屁啦！你相亲啊！我理他是谁我又不嫁给他。我警告你还是快告诉我明天你们要带我到哪去。否则，否则我……我也没办法了。”

这时只见白贤文摇了摇头道：“你去到便知。”说完竟闭上了眼睛。胡一三也道：“没错。还是趁早歇了，回去后，我倒要听听白老弟你是怎么逃脱峨眉老尼的手掌心

的。”转眼一看，见帅无坏也闭了眼睛，兀自惊奇。却不知帅无坏此刻心中正得意道：“我可是闭眼闭得比你快。”

第二日清晨，初日照高林，四下一片日光圈晕，就连旁边光秃秃的树木也显得有了生机。胡一三和白贤文早已梳妆完毕，见帅无坏颇有忧虑之色，胡一三笑道：“你放心，我们教主是天下最好的教主。”

帅无坏道：“峨眉派为武林正统，你们为何与她为敌？你们一定是邪教，你们教主也好不到哪里去。”刚说完胡一三狠狠地抽了他一个耳光道：“你再吐一个辱骂我们教主的话，看我剁了你的狗耳朵！”帅无坏被打得几欲昏过去，却想：“屁啦，你教主又不是我教主，我想骂就骂，你又奈我何？”却不敢说出来。

白贤文却耐心道：“小鬼，你也认为我们是邪教吗？”胡一三骂道：“问他做什么！”帅无坏却道：“邪教、歪教和正教、直教都是教，有什么好坏之分？只是峨眉派却真是德高望重，你们又怎能与她为敌？”

两人惊异这九岁多的孩童竟说出此等话，一时说不出话来。他们入教多年，追随教主忠心耿耿，均觉教主乃菩萨心肠，有说不出的好。每次提及少林、武当、峨眉总有说不出的赞赏。可却频频向武当、峨眉攻击。对此实在是不解。

三人行行了三日三夜，竟然来到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这里的雪与其他地方的雪大不相同，一闪一闪的甚为好看。帅无坏童心大起，忘却了多日的疲惫，大声欢呼道：“好漂亮的雪啊！妈你看，多漂亮的雪！”这时才想起沈淘儿不在自己身边，心中道：“我到时回去倒可以向你炫耀一把。”想到沈淘儿，从小没有离开过母亲的他心中一酸道：“只是不知何时才能回去。”

再看那雪亮晶晶，帅无坏又喜道：“这是哪里？我以后要带我娘来这里！”胡一三道：“这里不是普通人可以来的。这是我们教设立的地方。别看现在平常一般，这雪里却是埋伏了我们的的人的。谁要是敢进来，哼哼……”

三人走上雪山。这山本来崎岖难行，却有一条密道，平坦直上，不多时便到达了山颠。只见山颠上有一座偌大的房屋，大门上漆着鲜红醒目的三个字“不全教”。门口却没有一个人。

帅无坏心道：“莫非人真的都藏到了雪里？”

不容多想，便被胡一三、白贤文抓着走了进去。帅无坏一进去，便觉一种庄严之气袭之而来，压得他不敢多说一个字。只见宽敞的大厅中，只在最深处摆了一张木桌，一张矮椅，大厅两旁挂满绿色的绸带，随风而荡，除此之外再无别样。不禁心生疑云。

这时一个低眸垂眼，顾盼有神，粉妆黛玉，微卷的长发披垂，一袭绿衫的女子缓缓走了出来，四周不见服侍之人。帅无坏心道：“莫非她不是主人？”却见她端庄坐在那张矮椅中，抬眼前观，举止间有道说不出的韵味。

胡一三和白贤文连忙跪拜下去道：“土堂堂主胡一三和金堂堂主白贤文叩见教主。”

帅无坏实在没有想到她居然便是两人口中说的教主，自己竟也糊里糊涂地低头拜了一拜。

女子点了点头，见到帅无坏，敛神细看，神色间竟有些激动，问道：“两位堂主，这个小孩是什么来头？”

胡一三道：“禀告教主，属下正怀疑他便是帅坏坏之子。”

女子噙地起身，目光闪烁，见有失仪态，又缓缓坐下道：“是么，帅坏坏的儿子？”说罢低吟片刻，说道，“传张有为。”胡一三道：“是。”便走进了内阁。

女子看向帅无坏，见他眉宇之间略带戏谑睿智之息，一颦一笑确与帅坏坏有几分相似，却少了那一分优雅，心中一颤，口中便问道：“孩子，你真的是帅坏坏的儿子吗？你娘是谁？你爹现在又是在哪里？”

帅无坏道：“我不认识什么帅坏坏，更不知道我爹在哪里。我娘姓沈，名字我倒忘了。”他所说不假，沈淘儿虽然说过她的名字，但只是略略提到。帅无坏平日都唤她为娘，从不直呼名讳。

女子喃喃地点头道：“沈，沈……是沈淘儿吗？”帅无坏惊喜道：“没错，我记得了，正是沈淘儿。你认识我娘？”女子莞尔一笑，神色间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温和，淡淡道：“也算有一些交情。”说道此处，目光暗淡下来。

这时胡一三带着张有为走了进来，张有为见到那女子也是一拜，便看向帅无坏，疑惑道：“教主宣有为来所为何事？”

女子缓缓道：“有为，你可知他是谁？”张有为摇头道：“有为见识少，真不知道这孩子是哪家的。”女子点了点头道：“若无差池，这便是帅大哥的儿子。”

张有为吃惊道：“帅坏坏的儿子？”

女子缓缓站起身，走近张有为，笑道：“本座也是如你一般吃惊。但听他证实他母亲便是沈淘儿无疑，那他父亲不是帅大哥还是谁？只是听他口吻，又似从来不曾见过他父亲。你倒说怎么办是好？”

张有为道：“教主日日思念帅坏坏，今日他的儿子就在我们手中，我们大可大肆声张出去，不怕引不到帅坏坏出来。”

白贤文却摇摇头道：“恐怕没把他引出来，倒把武林中人给引了过来。天下人有谁不想知道他的下落？到时所有的人都要这孩子，我们不全教又如何抵挡？”

女子点头道：“白堂主说得对极，这方法实在是不好。张堂主想的方法欠缺思考，往后要多加注意了。毕竟是木堂堂主，事事要立个威望才行。”张有为面露羞愧，低头道：“教主教训的是。”

“我也不是教训你。”女子说着看向白贤文道，“白堂主，你有什么好建议？”白贤文挠了挠头尴尬笑道：“我倒也没有了主意。既然人是胡大哥带回来的，教主还是听听胡大哥的意见吧。”

胡一三正欲开口，帅无坏便道：“我爹为何会因我而出来？他既然连我娘也不理了，又怎么会因我出来？他若是管我是龟生的还是鸟生的，早就该找我们了。还等我们去找他？”

女子想了想，点头道：“这孩子说得也不无道理。帅大哥若是打定主意退隐江湖，谁也逼他不得。只是帅大哥壮志未酬，江湖风波未定，帅大哥如何能置之不理？还有，